



# 论中国典籍术语的日语训译

## ——以“六书”名目的翻译为例

芦晓博, 杨晓波

(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 中国典籍术语日译常采用直接挪用汉字的“零翻译”和用现代日语注释的“释译”两种方式。因中日两国语言中的汉字往往形同义不同,故“零翻译”易使日本读者费解,甚至产生误解;而“释译”因篇幅较长,只适用于注释而非正文。中国典籍日译在语篇翻译中常采用“训译”的方法,但该方法未见用于术语翻译。若将“训译”用于术语翻译,既能保留术语的简短形式,又能曲达其内涵,是较为可取的翻译方法。文章以中国文字学的重要概念——“六书”中的名目为例来探讨其日语训译,并在此基础上补充释译,可为注释与辞典编撰提供参考。

**关键词:** 六书;典籍;术语;日译;训译

**中图分类号:** H3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9)12-0646-06

## Translating terms of Chinese classics with *kun'yaku*: Taking the names of *liu-shu* as examples

LU Xiaobo, YANG Xiaobo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Zero translation and paraphrasing are two basic methods adopted in translating terms of Chinese classics into Japanese. The former, which adopts Chinese characters directly in Japanese text, may lead to some misunderstanding due to different meanings of the same writing form shared by both Chinese and Japanese; while the latter, which provides a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the term, is just suitable for annotations due to its length. When 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s into Japanese, *kun'yaku*, i.e. colloquial Japanese gloss, is a method often adopted in translating sentences or paragraphs, but rarely in translating terms. In fact, this method can effectively balance the form and meaning in translating terms of Chinese classics. The names of *liu-shu* as key term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logy are ideal examples for discussing the method of translating terms of Chinese classics, and the method of *kun'yaku* (used in text) assisted with paraphrasing (used for annotations) is recommended.

**Key words:** *liu-shu*; Chinese classics; terms; Japanese translation; *kun'yaku*

中国典籍东传历史悠久,古时皆采用汉文训读(即按照日语的读音和语法规则阐释汉文)的方式翻译。因中日两国汉字的亲缘性,且古时典籍只在比较精通汉文的上层阶级流传,故典籍术语往往直接

挪用汉字,无需翻译。在现代,中国典籍术语的日译除了直接挪用汉字外,还采取用现代日文来注释的方式。千百年来,日本汉字与汉语原字不论在字形还是在字义上均日趋相异,且现代日本的普通读者

收稿日期:2019-03-25 网络出版日期:2019-06-11

基金项目: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Z19JC093);浙江理工大学品牌专业建设计划项目(dbts201604, dbts201603)

作者简介:芦晓博(1982—),女,辽宁鞍山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翻译学、语言哲学等方面的研究。

对中国典籍陌生,故不宜在翻译中直接挪用汉字术语。而采用现代日文进行注释因较占篇幅,故不适用于正文。实际上,中国典籍日译中常采用一种既重形式又重内容的意译,即日语特有的“训译”方法(即按日语语序与读法解读汉文),但奇怪的是,它在术语翻译中却很少采用。而该问题至今并未引起学界的注意,也未见相关研究。因此,本文拟以中国文字学中的重要概念“六书”名目为例,探讨“训译”在典籍术语日译中的适用性与重要性。

## 一、中国典籍术语日译的方法

中国典籍术语日译在现代常采用直接挪用汉字和注释两种方式。前者可视为“零翻译”(Zero translation),“所谓‘零翻译’,就是不用的语<sup>①</sup>中现成的词语译出源语中的词语,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源文中的词语故意不译;二是不用的语中现成的词语译源文的词语。”<sup>[1]26</sup> 汉字最初在日本作为书写的符号是取其本意的,因此日本也将汉字称为“真名”,即汉字的“正用”<sup>②</sup>。古代日本人对汉字的字义是较为熟悉的,译者在翻译中国典籍中的术语时自然只需将其转换为日语中的汉语词汇即可。例如,《说文解字叙》的福本译本和远藤译本均将“六书”名目分别译为“指事”“象形”“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两个译本对其他术语也多用此法翻译,如将“壁中书”译为“壁中書”;又如,中国儒家的“五常”在大多数日译本中被译为“仁”“義”“礼”“智”“信”。然而,正如潘钧所言,“时至今日,中日两国的汉字不论是种类、字体还是词义、用法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日语汉字与中国汉语汉字有着质的不同,这种不同具体表现在字形、字义、字音以及汉字的使用、汉字的意识等方面。”<sup>[2]</sup> 因此,现如今“零翻译”的术语容易使现代日本普通读者费解或引起误解,这种译法并不利于中国典籍术语在日本的传播。

中国典籍术语日译的第二种常用方法是注释。为避免普通读者对“零翻译”的术语产生误解,译者往往需以注释的方式对术语进行阐释,该方法也可视为一种“释译”(paraphrasing)。诚然,翻译即阐释,但这里所谓的“释译”往往将翻译的阐释性发挥到最大,译文不再保留术语原本的简短形式,而采用了语句甚至段落。例如,在福本与远藤译本中除直译“六书”名目外,皆以现代日语对其进行了阐释;又如,中国书论典籍《书谱》的西林昭一译本将点画术语“悬针”释译为“十や平の字のたて画が針のようになってるように抜き放たれる”<sup>[3]</sup>。可见,此方法虽

有助于现代日本读者对典籍术语的理解,但因篇幅较长而不适用于正文或其他篇幅有限的情况。

上述两种翻译方法的优缺点显而易见,前者是重形式的极端,后者是重内容的极端。本文拟调和这两种极端。翻译,归根结底是效度的问题,典籍术语翻译尤其如此。所谓效度,即“译文实现原作意图的程度”<sup>[4]61</sup>,也可理解为译文的有效性和尺度。译文的效度需放在具体语境中加以评判。零翻译等于不译,因此只适合学者之间的交流,对于普通读者收效甚微;而释译虽内容详细,但篇幅较长,只适用于注释,因此对于未顾及翻看注释的读者来说也不能凑效。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调和零翻译与释译,既能保留术语简短形式,又能曲达其内涵的翻译方法呢?

笔者认为,典籍术语的日译若要对普通读者尽最大可能取效,宜采用符合现代日语表达习惯,且尽量简短的“和语”来翻译,这种方法即在中国典籍日译中常采用的汉文训读,训读其实也是一种翻译方法,可称为“训译”。许慎《说文解字》云:“训,说教也。说教者,说释而教之。”<sup>[5]91</sup> 因此训意为解释,中国小学有所谓的训诂学,即解释古代典籍中字句之意的学问。日语中的训读或训译,也沿用了“训”之为解释的含义,它是“古代日本人对汉文的解读(近似翻译)方式,按照日语语序和读法来读,也就是一方面尽可能保留汉字,同时又化为日语文本”,这种方法可以说是“搭建中国文化输入日本的有效渠道”<sup>[6]2</sup>。然而,训译往往用于语句或篇章的翻译,鲜用于术语的翻译。

## 二、“六书”名目的日译

### (一)“六书”现有译本概况

汉语典籍日译之所以存在零翻译与释译这两种基本方法,与中日两国汉字的亲缘性有密切关系。本文选择中国小学的经典文献——许慎《说文解字叙》(简称《叙》),并以其中解释汉字构造的重要概念——“六书”为例,来探讨中国典籍术语的训译。日本学界也极为重视《叙》这一文献,对其有大量研究,也出版过多种译本。

“六书”是汉字造字的六种法则,也是中国文字学的重要概念。因汉字已成为日语表记方式之一,

① “的语”即目的语,与“源语”相对。

② 日语中“名”即“字”,汉字因兼备音形义的特点,故被称为“真名”。平假名和片假名因只作为表音的文字,故被称为“假名”。万叶假名虽为汉字,但仅用于表音,故被称为“真假名”。

所以“六书”在日本的文字学界也颇受关注。“六书”名目的日译有多个版本,大致有两大来源:《说文解字叙》的日译本和词典的相关词条。目前《叙》在日本有两种全译,分别为福本雅一(简称“福本译本”)[7]与远藤昌弘所译(简称“远藤译本”)[8-10]。此外,大型词典一般都载有“六书”名目的词条。本文选取新村出主编的《广辞苑》(第六版)[11]和尚永清主编的《新汉日词典》[12]作为考察对象,两者分别是由日方与中方编写的大型权威词典。

《叙》的两种日译本对“六书”名目的翻译均采用了零翻译和释译的方式,即直接采用日语汉字词直译术语,同时以现代日语对这些术语进行了阐释。本文所考察的两本词典只提供了“六书”的阐释,均未提供训译。然而,以英译本为例,不论美国学者 Thern 的译本[13],还是杨晓波在批评 Thern 译本后提出的新译本[14],皆提供了直译与释译。英语中的术语直译相当于日语的训译,即用形式简短的词组或短句来翻译术语。笔者认为术语的训译既具阐释性又具简洁性,兼顾了译文的有效性和尺度,是中国典籍术语向日本当代普通读者译介的有效方法。

## (二)“六书”名目的训译与释译

“六书”究竟作何解释,自古聚讼不断,尤其是转注。“六书”虽非许慎独创,但许氏的功绩在于提供了“六书”的解释与字例。尽管如此,出于文体与修辞的需要,阐释难免不能尽意,甚至引起了误解。因此,下文在评析各译本的基础上提供“六书”名目的训译之外,还将提供其释译。本文释译以许慎本人

对“六书”的阐释为依据,尽量贴近其释文的原意,但也进行了一些发挥以消除原文表述的模糊。

首先讨论“六书”这一总名的翻译。本文所考察的日译本均将“六书”直接译为“六書”,然而,“書”在日语中仅有文字与书信的含义,因此现代日本读者不易将其与造字法则联系起来。鉴于此,笔者建议将其训译为“六つの造字法”。

接着讨论“六书”具体名目的翻译。许慎对“六书”的排序为:指事、象形、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下文大致按此顺序逐一讨论。然而鉴于学界对“转注”历来有争议,且它与“形声”关系密切,故将两者放至最后一起探讨。

指事,许慎解释为“视而可识,察而见意”,这句话描述的是指事字的特点,就构造来说,指事造字法指在原有字符的基础上增减符号以表达事物的概念。指事之“事”兼含抽象与具体的事物,如“上”“下”“刃”“勺”。若将“指事”二字直接挪用至日语文本,则易让读者产生误解,因为“事”字在日语中一般指事情而非事物(见《广辞苑》与《新汉日词典》中“事”字条目)。福本与远藤的译本未将“指”的宾语译出,两本词典中的释文仅表明了指事的抽象性。而日语中“物事”一词恰好包含事情与事物,因此不妨将“指事”训译为“物事指し”。相应地,本文也在“视而可识,察而见意”的译文中添加了“物事”这一宾语以使意义更明确,因此整句话可译为“見て物事を識別でき、察すればその意味が分かるもの。”综上所述,将“指事”的许慎释文、日本现有释译、本文的释译与训译汇总于表1。

表1 “指事”的许慎释文、现有释译及本文的释译与训译

原文及译文	对“指事”的翻译
许慎释文	视而可识,察而见意
福本译本	見て識別でき、察すれば意味がわかるもの
远藤译本	視て識ることができ、察して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ものである
广辞苑	事柄や数などの抽象的な概念を象徴的に記号化して字形とする方法
新日汉词典	象形字に簡単な点を添えて字形とし、事柄を指示するもの
参考释译	見て物事を識別でき、察すればその意味が分かるもの
参考训译	物事指し

象形,许慎解释为“画成其物,随体诘屈”,即以线条大致描画所欲表达的事物外形。段玉裁注云:“象当作像。像者,似也。象者,南越大兽也。”[5]755可见,此处“象”为动词,意为模拟。而日语中虽有动词“象る”(模拟之意)一词,但按照日语宾语在前的语法结构应译为“形象”,“象形”则易被误解为两个

名词的并列结构,因此不宜直接挪用。鉴于此,本文建议将动宾结构的“象形”训译为“形象り”,并将“画成其物,随体诘屈”译为“物の形を(象って)画きあげ、その姿に随ってくねるもの。”综上所述,将“象形”的许慎释文、日本现有释译、本文的释译与训译汇总于表2。

表2 “象形”的许慎释文、现有释译及本文的释译与训译

原文及译文	对“象形”的翻译
许慎释文	画成其物，随体诂造
福本译本	そのものを画きあげ、その姿をなぞりくねってゆくもの
远藤译本	画いてその物を表わし、形態に随ってまげる
广辞苑	物の形を絵画的にかたどって文字とする方法
新日汉词典	字が物の形をまねて作った文字
参考释译	物の形を(象って)画きあげ、その姿に随ってくねるもの
参考训译	形象り

会意，许慎解释为“比类合谊，以见指撝”，也就是取象征两类事物的符号，将两者的意义合并而形成一个新的意义。“会意”二字在日语中与中文意思

表3 “会意”的许慎释文、现有释译及本文的释译与训译

原文及译文	对“会意”的翻译
许慎释文	比类合谊，以见指撝
福本译本	類するものを比べてその誼(意義)を合せ、そして指し示すことを見すもの
远藤译本	類するもの比べてその義を合せ、そして指し示す
广辞苑	いくつかの漢字を結合し、それらの意味を合わせて全体の子義を導き出す方法
新日汉词典	二つの字を合わせて一つの字を作り、かつその意味をも合成する方法
参考释译	物事の類を象徴する符号を並べ、その意義を合わせることによって新しい字の意義を指し示すもの
参考训译	意合せ

假借，许慎解释为“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即借用一个与某概念同音的字来表示该概念。日本借用中国汉字来标记日语读音的做法与此十分相似，“万叶假名”就是假借的一种。“假借”的日文表达是“仮借”，本文所考察的译本与词典均如此翻译。然而，日语中“仮”意为临时的或假的，而中文的“假”与“借”同义。此外，“假借”若只译出

相似，但本文统一训译为“意合せ”。福本与远藤均对“会意”进行了释译，但存在如下问题：“比”为并列排放，可译为“並べる”，两译本中为与原文保持形式一致均采用了“比(なら)べる”这一同音词。在现代日语中“比べる”为“比较”之意，读者不易联想到其“并列”的含义，容易引起误解。“类”指事物类别，可译为“種類”，而两个译本均译为“类似的事物(類するもの)”。综上，本文将“比类合谊，以见指撝”译为“物事の類を象徴する符号を並べ、その意義を合わせることによって新しい字の意義を指し示すもの。”综上所述，将“会意”的许慎释文、日本现有释译、本文的释译与训译汇总于表3。

表4 “假借”的许慎释文、现有释译及本文的释译与训译

原文及译文	对“假借”的翻译
许慎释文	本无其字，依声托事
福本译本	本来その字のないものを、同じ発音の文字を借りてそれに託するもの
远藤译本	もともと字がないものを、おなじ発音の字を借りて意味を託することである
广辞苑	ある概念や物事を表す漢字がない場合、本来の意味と違う同音の他の漢字を借りて当てたもの
新日汉词典	—
参考释译	本来字のない物事に、同じ発音の字を借りて物事の意義を託すもの
参考训译	音借り

转注，许慎解释为“建类一首，同意相受”。为追求两句且每句四字的形式，许慎并未阐释清楚转注的真正含义，这便引发了后人持久的猜测与争论，至今悬而未决，乃至“成为文字学界的禁区”<sup>[15]41</sup>。本文不参与对于转注的争论，这一问题也非笔者能够解决。然而，翻译作为一种阐释，总归要有所依据，本文的依据乃孙雍长对于“转注”的解释。该解释在学界影响较大，有人甚至评价它“可以认为已接近于

“借”的含义，读者难以明白其所借的对象。实际上，假借即借音，不妨训译为“音借り”。相应地，“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不妨稍加阐释以突出借音这一核心内容，可译为“本来字のない物事に、同じ発音の字を借りて物事の意義を託すもの。”综上所述，将“假借”的许慎释文、日本现有释译、本文的释译与训译汇总于表4。

真相大白”<sup>[16]42</sup>。笔者认为孙雍长的解释不但令人信服地解答了汉字幸存至今的原因，也阐明了转注与形声的真正区别<sup>①</sup>。

按照孙雍长<sup>[17]35</sup>的观点，“‘转’者，移也”，“‘注’

① 杨晓波在《论〈说文解字叙〉中的术语英译——以 K. L. Thern 的评注式译本为例》一文中探讨转注英译时也采用了孙雍长的解释。

者,属也,附也”,“‘转注’者移附也,移此属彼之谓也。”因此,“‘转注’造字法的真谛便是:建立事类观念,确立事类范畴,并为事类确立一个标志其意义范畴的‘类首’。”简言之,即“加注意符”。孙雍长的这一解释实则道出了汉字发展的规律。他认为,“转注”的产生乃源于旧的表形造字法技穷后,表音的“假借字”大量增多,给文字的使用与辨识带来了困难,于是人们便对“假借字”进行“建类一首,同意相受”的形体改造。通过“转注”,汉字在表音的道路上徘徊了一下,最终走上了音义结合的道路<sup>[17]</sup>。

转注一词即便对中国读者来说都难明其意,因此不能像现有日译本那样直接挪用汉字。根据孙雍长认为转注即“加注意符”的观点,本文将其训译为“意符付け”。接着,依据许慎“建类一首,同意相受”的解释来对其进行释译。“建类一首”即依据事物类别确立一个象征它的偏旁部首,本文译为“類によ

てある部首を確立し”,福本与远藤也大致如此翻译。“同意相受”这个短语福本与远藤皆按字面直译,福本译为“同じ意味のがそれをうけること”,该译文未指明“同意”的究竟为何,“相受”的又是什么;远藤译为“同じ意味の字が受けることである”,这一译文有些偏离原意。此外,《广辞苑》与《新汉日词典》也按字面意义来解释“转注”。前者将“转”理解为转移,因此将转注解释为意义从一个汉字转移至另一个汉字;后者将“转”理解为转换,因此将转注解释为将两个汉字进行互释。本文赞同孙雍长的解释,增译了隐含信息,指明了“同意”的是相同类别的部首,“相受”的对象是表音的假借字,整句话可以译为“類によってある部首を確立し、(その部首の)意を(仮音字に)授けるもの”。综上所述,将“转注”的许慎释文、日本现有释译、本文的释译与训译汇总于表5。

表5 “转注”的许慎释文、现有释译及本文的释译与训译

原文及译文	对“转注”的翻译
许慎释文	建类一首,同意相受
福本译本	類を建て首字を一つにして、同じ意味のがそれをうけること
远藤译本	類を建て首を一にして、同じ意味の字が受けることである
广辞苑	ある漢字の本来の意義を他の近似した意義に転用すること。字音を変えるのを普通とする
新日汉词典	同義または類義の文字を用いて互いに解釈し合うこと
参考释译	類によってある部首を確立し、(その部首の)意を(仮音字に)授けるもの
参考训译	意符付け

形声,顾名思义即意符与声符相结合,许慎解释为“以事为名,取譬相成”。“名”指标识意义的意符,“譬”指读音相似的音符,将两者结合便是形声字。形声字在构形上与转注字相同,那么如何区分两者呢?按照孙雍长对转注的解释,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创造新字的方法”,“必须提供两大构型要素,即‘名符’和‘音譬’”,而后者“是一种改造旧字的方法”,即在原有假借字的基础上“只提供一个构型要素即‘类首’就可以了”<sup>[17][122]</sup>。“形声”二字在日语中与中文意思相同,但本文统一训译为“意音合

せ”。接着来讨论形声的释译。除福本译本外,其他译本的释译基本是可取的。福本将“以事为名,取譬相成”译为“事(音符)を名とし、譬(意符)をとってできたもの”,显然将“事”与“譬”颠倒了。本文的释译为“(ある概念を象徴する符号)意符を標識とし、(その概念の発音と類似する)音符を取り、それらを組み合わせるもの。”较之其他译本,本文的释译更明确地指出了意符与音符的来源。综上所述,将“形声”的许慎释文、日本现有释译、本文的释译与训译汇总于表6。

表6 “形声”的许慎释文、现有释译及本文的释译与训译

原文及译文	对“形声”的翻译
许慎释文	以事为名,取譬相成
福本译本	事(音符)を名とし、譬(意符)をとってできたもの
远藤译本	物事に対して命名して形とし、譬を用いて声として出来あがっている
广辞苑	いくつかの漢字結合し、一方を発音の記号、他方を意味範疇の記号として、全体の字義を導き出す方法
新日汉词典	漢字“形旁”と“声旁”の二つの部分から構成される。“形旁”は字の意味に、“声旁”は字の発音に関係する
参考释译	(ある概念を象徴する符号)意符を標識とし、(その概念の発音と類似する)音符を取り、それらを組み合わせるもの
参考训译	意音合せ

### 三、结 语

训译是较零翻译和释译更为有效的针对典籍术语的日译方式。由于三者应对的场合与目标读者皆不同,因此须因地制宜才能发挥翻译的最佳效度。零翻译的术语仅适合具有一定汉学基础的学者等专业人士,对于现代的普通读者而言,零翻译等于未译,有时甚至易误导读者;释译可对原文进行较为详尽的阐释,但因其篇幅较长,故只适用于对零翻译或训译作注释。零翻译与释译是典籍术语日译的常用方式,而典籍日译中常用于语篇翻译的训译,却鲜用于术语的翻译。训译因保留了术语的简短形式,故适用于正文等篇幅有限的情况,但也存在对原文的阐释力度有限的欠缺。本文以日本当代普通读者为对象,采用训译与释译相结合的方式对中国文字学的重要概念“六书”各名目进行了翻译,一方面旨在推广未受重视的典籍术语日译的训译之法,另一方面则有助于汉字文化在日本的有效传播。

#### 参考文献:

- [1] 邱懋如. 可译性及零翻译[J]. 中国翻译, 2001, 22(1): 24-27.
- [2] 潘钧. 日本汉字的确立及其历史演变[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230.
- [3] 西林昭一. 书谱[A]//田中勇次郎. 中国书论大系: 卷二. 东京: 二玄社, 1977: 93-177.
- [4] 司显柱, 刘莉琼. 论译文的效度和信度[J]. 中国翻译, 2009, 20(3): 60-63.
- [5]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2版. 香港: 中国古籍出版社, 1988.
- [6] 潘钧. 汉文训读与日语语言文字的形成[J]. 外语学界, 2013(2): 1-7.
- [7] 福本雅一. 说文解字叙[A]//中田勇次郎. 中国书论大系: 卷一. 东京: 二玄社, 1977: 25-62.
- [8] 远藤昌弘. 译注《说文解字》: 序(I)[J]. 驹泽女子大学研究纪要, 1996(3): 153-165.
- [9] 远藤昌弘. 译注《说文解字》: 序(II)[J]. 驹泽女子大学研究纪要, 1997(4): 67-77.
- [10] 远藤昌弘. 译注《说文解字》: 序(III)[J]. 驹泽女子大学研究纪要, 1998(5): 77-84.
- [11] 新村出. 广辞苑[Z]. 第六版. 东京: 岩波书店, 2008.
- [12] 尚永清等. 新汉日词典[Z]. 北京: 中国商务印书馆, 2005.
- [13] Thern K L. Postface of Shuo - wen Chieh-tzu;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Chinese Dictionary [M]. Madison,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66.
- [14] 杨晓波. 论《说文解字叙》中的术语英译: 以 K. L. Thern 的评注式译本为例[J]. 中国翻译, 2015, 36(3): 105-109.
- [15] 裴梦苏. 谈《说文》中的“同意”术语与“转注”的关系[J]. 汉字文化, 2016(1): 41-44.
- [16] 黄德宽. 汉字理论研究的重要进展: 评孙雍长《转注论》[J]. 语文建设, 1994(7): 39-42.
- [17] 孙雍长. 转注论: 汉字孳乳之大法[M]. 增补本.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10.

(责任编辑:陈丽琼)